

绾绾 著

那一树一树 的花开

民国乱世中，
十位奇女子的
悲欢人生



绾绾 著

那一树一树
的花开



说不尽的民国事
理不清的乱世情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一树一树的花开 / 绾绾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47-4039-5

I. ①那… II. ①绾… III. ①女性—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9518号

书 名 那一树一树的花开
作 者 绾 绾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包连荣 王晨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33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4039-5
定 价 26.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历史的车轮碾过岁月积淀，世代豪情辈出的多是男人，可男人独角怎能撑起历史这部凝重的大戏？男人的风光是刀光剑影，是运筹帷幄，更是叱咤风云，因为他们永远站在台前，炫耀的正是这华丽的权力。他们的背后，多少红颜的才情骄傲都化作了那滴朱砂泪，落在胸口，也落入世人眼中。

乱世本就兵荒马乱，生活疾苦。水深火热中，每个人都过得心惊胆战、如履薄冰。可乱世中的红颜，看着荒唐动荡的世界，依旧活出璀璨自我的生命，不怕飘零摇摆，更不惧心碎神伤。许多人怨恨生不逢时，可生命这东西没法选择，而命运似乎更无可更改，是怎样的人就会活出怎样的模样。精彩与否，后人如何评价，都不及自己活得畅快淋漓，无怨无悔。

世人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而我说，绝世的红颜背后都有一个令她心驰神往的男人。因为这份情怀，她必须奋发图强；因为那份伤神，她必须坚强有力，这样她才能撑起自己的世界，让男人刮目相看，让女人轻叹不已。

我们遥望一下民国时期的红颜们，有那么多个女子傲岸如男子，有那么多个女子才情四溢，更有那么多女子让人倾慕咋舌。这女

子不论是绝世名伶孟小冬、交际女王唐瑛、旷世佳人陆小曼，还是诗意女神林徽因、高门巨族的凌叔华、商业传奇张幼仪，更不用说赵四小姐、盛七小姐、王映霞这些名门淑媛，最有才情的怎能被遗忘的张爱玲，她们的一生都是风云传奇的一生，让人品咂不厌，齿有余韵。如若将这些奇女子聚到一起，那是多么惊艳的事情。可历史容不得半点轻狂恣意，束手无策的我们怎能让历史掩埋了她们的华丽轨迹？

于是，我们重新回到她们开始发光的时刻，把每个女子的生命再唤醒一次，始看到红颜和普通女子并无二致。大抵是女人对世界的要求都差不多，就是得到自己想要的男人，并且和这个男人一起共度一生。可这貌似简单的幸福，却奢侈到让女人的生命多了那么大一个缺口。

目 录

前言 / 1

一生唱尽寂寞 / 1

——孟小冬

刚烈女子的爱情结局是有宿命的。当年，在最美好的年华遇到了那样美好的一个人，怎能不爱？怎能不痴？怎能不深情以往？可决绝并非情逝，而是强忍泪水，不再回头也不能回头，因为真爱总是无法回头。

十里洋场一枝花 / 20

——唐瑛

以唐瑛为首的旧上海的名媛们早已逃离过往的阴霾，从男人的背后走到台前，细眉红唇，轻摇小扇，她们的一颦一笑，高跟旗袍，皆是为自己而美。那高挑的眉梢，浅扬的嘴角，皆为自己惊世绝艳的美貌与才情而傲然独立，睥睨须眉。

情有多深，命有多劫 / 35

——陆小曼

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世上便再无一人，会看到她微笑而嘴角扬起，看到她皱眉愿以身替之。这一切，陆小曼都明白，只是少了一个完完全全相属于彼此的人，却仿佛天地昏暗，寸草不生，荒芜的是她那颗年轻而千疮百孔的心。

四月天上的纸鸢 / 55

——林徽因

林徽因的魅力当真是出众的，但这种吸引力与陆小曼、唐瑛等人带有侵略性的美丽又是不同的。林徽因更像一朵空谷幽兰，静静地生长、绽放，其才学灵气早已超过了外在容貌的吸引力。

从云端到尘泥 / 74

——凌叔华

文化艺术气息的氤氲，凌叔华耳濡目染，从小在其中浸泡成长。这离别人世前短暂的“观光”，是一个在中国气息养育中长大的艺术灵魂的“根”的追寻，她的身心在此终于有了安息。

秋天的一把扇子 / 94

——张幼仪

从别人的配角到自己生活的主角，这原本是一出悲剧，她却用自己的隐忍和坚毅硬是将它唱成了一曲凯歌。一个精明、干练、勇敢而没有诗意的女子，虽没有赢得诗人的爱情，但是她赢得了一个幸福人生，这人生，是她自己争取到的。

她的风流和糟糠 / 115

——赵一荻

这样的岁月，在常人早已无法忍受。一个是勇敢无畏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倔强痴情的大家闺秀，他们既能在战火纷飞中傲然并立，也能在孤独寂寞中暗自芬芳。这份清静中，他们可以向内反思，修研史书，思索生命的意义，让自己更加豁达澄澈。

繁华后的憔悴 / 133

——盛爱颐

在舞厅里，人们还能时常看到那些叱咤风云的“老克拉”们，优雅地舞动着身体，在缅怀百乐门曾经的辉煌。而为这上海滩创造了这一胜景的，便是那传奇女子盛七小

姐。民国，上海滩从来不乏传奇的，而盛七小姐所缔造的，是连男儿都望尘莫及的神话。

情多累美人 / 150

——王映霞

面对这样一个郁达夫，王映霞触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儿，她曾经也爱他爱得海誓山盟。但佳人多半娇嫩如水仙，需要心胸豁达之人去精心呵护，郁达夫不懂，他的文人情怀终也是做不到的。

低到尘埃，高到盛放 / 166

——张爱玲

张爱玲小说中经常出现反差极大的事物间赤裸裸的对比，桃红配柳绿、显赫与破败、粉红与暗灰、甜蜜与悲凉……大抵，也源于她早期生活中仍历历在目的一些繁华与落寞相交织的人与事吧。

一生唱尽寂寞

——孟小冬

1

韶光易逝，一如姹紫嫣红，不过转瞬间。谁家女子不希望在年华正好之时遇见那个正好出现的人，姻缘这般才羡煞旁人。

《牡丹亭》惊梦一折，杜丽娘未见柳梦梅时，自惜青春容颜无人赏，幽幽而道：“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待柳梦梅初见杜丽娘，已是神魂颠倒：“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从此青春寄于这赏花人，神仙眷侣，相看两悦。便是后来黛玉听到这里，也不禁要痴倒醉倒的。这便是戏曲的魅力。金风玉露一相逢，就要相知相随的。这事情仿佛与天地同生，从来如此，也须得如此。梅孟本就是戏里的人，那一年执手，早胜却人间无数，像一切才子佳人故事的开头。

在二人合影的黑白照片中，梅兰芳长衫胜雪，轻执小扇，书生般清秀温雅。孟小冬则眼似明星，朗朗照人，纤美中倒有些淡淡的英气。在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中，那佳人必是大家闺秀，才貌双全，

而行止须是有些幽兰之气的，冬皇正是这般。梅公子倚在她身旁，坐得略高些，无论当日二人在戏台上如何非同凡响，此刻却只是欢喜幸福的，像世间任何一对简单温馨的恋人。

梅孟二人均出身梨园世家，一个旦角之王，一个须生之后，虽都声名鹊起，却未曾识得彼此真人。

孟小冬9岁开蒙，向姑父仇月祥学唱老生，12岁首次登台，14岁与当时的名角一起搭档，始显露大家风范。正值豆蔻年华的孟小冬，频繁演出于京津两地之间，天资聪颖的她在台风、演技上一点也不输给当时的著名男角老生，一时间风靡全国，被赞誉为“冬皇”。而当时红极一时的旦角乃是有“伶王”之称的梅兰芳，于是乾旦坤生在戏里颠倒阴阳的演出就成了最令人渴望也最令人激动的期待。

其实二人最初同登戏台，演作恋人，实在不过是一帮爱热闹、爱起哄的看客催生出来的。当年男女演员若要同台合作是只能唱堂会戏的。在1926年的一次堂会上，梅孟同时受邀到场，戏迷们方才有了这观看二人同台的难得机会，而同台曲目《游龙戏凤》自然亦是这些人提出的。

《游龙戏凤》虽是一出著名的生旦对儿戏，但好事者似乎另有他趣，因为该出戏是讲述正德皇帝与李凤姐暗传情愫的故事。明代正德皇帝微服私访遇到了民间女子李凤姐，正德一番挑逗戏弄，最终抱得美人归。在舞台上将会是一个饰旦角的男人与一个饰须生的女人共同演一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的对手戏。也许看客对戏份儿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可他们却是第一次看到当时的两个红角同台演出，鸾凤颠倒，或许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饰演正德皇帝的孟小冬如何去挑逗饰演李凤姐的男人梅兰芳，人们兴奋不已。

孟小冬当日不过是不满 20 岁的少女，少女之情窦，往往是偏要迎着众人戏谑中的不胜羞怯而开放的。在欣赏艺术的人眼里，他们一个活泼俏皮，一个风流倜傥。看客们尚只见得戏台上的景象，然而在后台，梅孟避开喧嚣，那换装之时的相视而笑，倒比戏台上的故事更胜一筹了。换装之后，才是真正的才子佳人，又颠倒了戏里的鸾凤。孟小冬青春四溢，活泼俏皮，梅兰芳则风流倜傥，温文儒雅，但他们却又只像仍在戏中。于是爱情就在这样的初识中绽放。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芳华绚丽，一个温润柔情，怎能不两情相悦？怎能不倾心相许？论才华，除却她或他，谁能让彼此一见倾心；论表演，除却她或他，谁能让彼此如此默契。何况爱情与这些无关，这些只是让他们变得更加完美无缺。

戏剧里，生旦纵使遇到旁人阻挠，团圆结局也终是默然于心。师傅仇月祥当日是最反对孟小冬嫁梅兰芳的，他相信自己的这个女弟子是天生要属于戏台的，当时孟小冬不过 20 岁，戏台上的光辉远未至于灿烂盛极，怎能就这样为了一个男人而放弃呢？然而他无论怎样痛心与不舍，此时也无法改变那为情驱使的女子的决定了。

情窦初开的孟小冬变得奋不顾身，她似乎不能体会师傅的良苦用心，或者说她体会到了，也只能忤逆了师傅的意愿，因为她情不自禁地被梅兰芳吸引住了。她也许知道嫁人就意味着自己将要告别舞台，告别曾经令自己骄傲不已的璀璨历史，或者也许她仍旧期盼自己可以与心爱的人一直在舞台上默契表演，让自己的爱情像艺术一样永恒下去。

在舞台上，她扮演叱咤风云的大英雄，眉眼间流露的是果决勇敢的大情怀，豪情万丈，激情澎湃，独立担当。然而她骨子里盛装的永远是一个女人的世界。她崇尚爱情，喜欢温情浪漫，崇拜男人

的才情与伟岸，因为女人的天性使然，她甚至也喜欢依附男人。

师傅终于在无奈中只身离开北京，多年的师徒情谊恩断义绝，而孟小冬也早已顾不得。台上须生之英一点也不输于台下真性情，率真到执拗。如果真的为了爱情，为了心爱之人，即使终生不再登台唱戏又如何，唱了如许年生旦情浓的故事，她自己早是一出戏了。既遇伊人，又何必再唱起别人的故事。

古时写戏的文人，从王实甫到汤显祖，中意的从来正是这样为情不顾一切的女子。崔莺莺或者杜丽娘，早不是像旁人那般柔弱温顺了。为情生，为情死，一言一语都轰轰烈烈起来，纤细的身子里仿佛瞬间便聚集了惊人的力量，倒是白衣小生，相较之下反而显得优柔寡断了。

却道民国虽是个新世界，唯戏子的角色仍是照旧的，纵使是名动天下如“冬皇”者，在梨园以外之人的眼里，不过仍只是个供人取乐的戏子罢了。台上的风光无限，不过是这方寸间短暂的幻象。戏子们曾为此默默忍下多少眼泪，终究是无人知晓的。小冬为一个权势之人所羞辱后，曾撂下豪言，往后此身要么不嫁人，要嫁只嫁更有权势者。然而她遇到了中意之人，新郎虽“不是阔佬，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她也是要为自己的一生做主的。她便就这样嫁作了人妇，怀抱着每一个女子终生的梦想。

就在孟小冬 20 岁那年，她终于成全了自己的爱情梦想，与梅兰芳喜结良缘。他们一位是“梨园冬皇”，一位是“伶界大王”，一举一动都是新闻，如果他们的爱情行动有丝毫风吹草动都会天下皆知，更何况是结婚呢？

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的结合乃天赐良缘、珠联璧合，其结婚的场面一定是轰动热烈不可名状的。然而孟小冬与梅兰芳的美好恋

情并非天下皆知，他们结婚的事情更是知情者甚少。为何？也许他们与戏纠缠一生，终究逃不出人生这出早已安排好的戏。

2

有人说人生如戏，想来这“戏”字当是指现代的戏吧，情节可如寻常生活一般纠葛不清、混乱难言；而戏中，才子与佳人，分隔与团圆，一见钟情而生死相随，一切皆秩序井然如行云流水，安然、坦荡有如从来之盛世。然而离了戏台，这一切都要面目全非的。恰如《霸王别姬》中，“虞姬”与“霸王”到了台下，也不过是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落花一心念着戏文的内容，以为现实世事皆当如此，而流水早已忘了戏台上的世界。

或许最初二人换下戏装行头也还都是念着戏文里才子佳人的故事，心里也都存着这念想。只是那最初相视而笑、对唱俨然的美好，离了戏台的温存，便终于抵不过世事纷纭与人心变迁。戏文便只是中原大地上的童话，而成长中的人，自己都不知在何时开始忘却了当年的幻想。也正如“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这几个字，从来都只能写在婚书里，而经不住成婚之后的漫长人生。

古来才子佳人的故事写到男女二人被允许成婚便是美满的结局了，若真要再写下去，也不外乎夫唱妇随，安稳终生，一如当初。

“你在那里作什么啊？”“我在这里作鹅影呢？”他回头凝视着她，她便笑了起来。然而这撇开世事的静谧的幸福，不过是一场短暂的烟火，那瞬间的光辉照亮了她的一生，却也徒然留下痛不可当的回忆而已。

梅孟确实结婚了，可这婚礼为何没有惊天动地呢？因为压根儿

就没有婚礼。后来人们揣测，也许都是红遍京城的名角，结婚这等事不便大张旗鼓。然而让人不解的是，自他们相恋开始，到结婚甚至婚后很多年，都不曾将这份恋情公布于世。于是当年的婚礼，没有花轿，也没有奢华铺张，没有迎亲，更没有锣鼓喧天。嫁娶之事本就是秘密进行的，几乎将一切婚礼的豪华之事都精简去了。如此神秘秘的婚礼，孟小冬难道心无芥蒂？哪个女子不希望与心爱的人结婚时受到众人的祝福？哪个女子不希望在一生只有一次的婚礼上惊艳现身？更甚的是他们的婚房竟然安在别家宅院中，让人情何以堪，而孟小冬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切。

如果不是情深至极，如果不是爱意浓烈，大名鼎鼎的“冬皇”怎能接受如此婚姻？两人的婚姻极尽避人耳目，遮遮掩掩这么多年，这是一个刚烈女子对爱的表达。

而孟小冬也自始至终未正式进过梅家的宅子。那宅子里的女主人是王明华，是福芝芳，而孟小冬却只能一直委身于别院。

梅兰芳在认识孟小冬之前就已经有两位夫人了。第一位夫人是王明华，第二位夫人是福芝芳，如果孟小冬嫁给梅兰芳，势必是要做小妾的。所以孟小冬心存顾虑，尽管她很爱梅兰芳，可是如果真的做小妾的话，自己在梅家就没有任何地位可言，也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但是媒人给了孟小冬这样的信息，说王明华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而且王明华长住天津，梅家实则只剩下一房，即福芝芳。也就是说，小冬嫁过去，她是可以和福芝芳平起平坐的，即两房都是夫人，没有大小之分。既然是媒人之言，必定是梅兰芳也承诺过，于是孟小冬嫁得义无反顾。

她的最初的婚房是别家的宅院，但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他们的秘密生活不能再继续。梅兰芳为孟小冬择了新的居所，但不变的是，

孟小冬的生活仍旧是隐秘的。因此，无论是旧宅还是新居，孟小冬怎么都摆脱不了金屋藏娇的感觉。

在别人的宅院里，人多热闹，她尚可以闲谈串门。可是在新住所，这狭小的院落里只有两三个熟人陪伴，她也从来不便出门，不能让世人知道她的境况。庭院深深深几许，当年在戏台上呼风唤雨，风光无限，今日却只能尘封起来，独自凄凉。

本来情到浓处，为了这“情”字可以忍受这委屈。世间男人对女子的想象也往往如此，以为她们可以为了自己而毫无怨言地接受一切要求，更何况孟小冬那时还相信着他的承诺。然而真要践行承诺，远比想象中的艰难。此时的梅兰芳不能不担忧世人的闲言碎语，他想求的是两全。既要娶了自己喜欢的女子，又要维系着平日里的公众面前的良好形象，他却浑然不知孟小冬实则是个烈性的女子，这种隐匿势必会成为爱情悲剧的伏笔。

新婚燕尔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梅兰芳就又开始忙碌的工作。他忙着唱戏，忙着交际，忙着接待友人，甚至忙着回家。因为梅兰芳还有另外一个家，有夫人和孩子。

然而一场意外而来的血案给这场婚姻罩上了磨灭不掉的阴影。一个仰慕孟小冬的戏迷持枪闯入孟小冬和梅兰芳的住宅，误杀了张汉举。血案顿时传得沸沸扬扬，虽然血案本身和孟小冬没有关系，可是却给梅兰芳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外界的舆论太过热烈，以至伤害到了他一直精心维护的温和谦逊、善良大度的好形象。因此，血案之后，梅兰芳很少再回到他和孟小冬的爱巢了。

女子可以在热恋的时候委屈自己，却也能敏锐地感觉到伊人时过境迁中情意渐淡的变化。他既早不再将这份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自己又何必再为保护他的形象而独自忍受委屈。更何况孟小冬从前

在戏台是演生角的人，大约性情里原就有男子的气概。在孟小冬的心中，也许早已是万分不甘心了。

当她读到《北洋画报》上的消息“梅兰芳此次来津出演中，仍寓利顺德饭店。但挈其妾福芝芳同行，则系初次”后，便收拾行李独自出了家门，且未曾告知梅兰芳。她不但也要去梅福二人所到的天津，还要重新登台演出。她唱《捉放旅店》，唱《失空斩》，像成婚前一样，引起全城轰动。戏台下，她还要穿着男装，不施脂粉，便像是再世为人一般。而这在梅兰芳骤然听来，真真是惊人之举了。此后小冬虽又重回了她的小院落，然而梅孟二人间已是嫌隙渐生，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有的唯是愈演愈烈，流水落花无从收回，撕裂他们温情的最后一击竟是一场丧事。

梅兰芳的伯母去世了，得到消息的梅兰芳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一切都在悲戚中进行着。当时，梨园艺人纷纷前来吊唁，孟小冬作为梅家的媳妇理应出现，可当外人都进灵堂烧香磕头之际，唯有头戴白花的孟小冬被挡在了梅家的大门外。心高气傲的孟小冬怎能受此委屈，于是她要求面见梅兰芳，希望梅兰芳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但令她想不到的，梅兰芳竟然选择息事宁人，只是让她先回去。

失望的孟小冬彻底心灰意冷了，这不单单是让自己在众人面前痛失颜面，更重要的是她开始反省自己在这场婚姻中的位置。她突然发现，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在乎的是那些虚无缥缈的名誉，而自己不过是一位过客，连一般人都不如。她彻底地怀疑自己在他心中的位置，是妻还是妾，或者什么也不是。

绝望的她怎么能接受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漠视自己的存在，回想从认识到结婚以来的种种，自己的委曲求全只换来一个悲伤的尾